

媒介奇观下乡土文化变迁研究

——以传统习俗消亡为例

孙赞飞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纵观近代中国乡土文化变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习俗观念和生活观念等无不激进演变,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所编制出的媒介奇观让乡土文化变迁这一趋势加速演进,乡土文化变迁无疑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的一道屏障。本文以媒介奇观为视角,结合传播学相关知识,以乡土文化变迁表现中最为明显的习俗观念演变为例,提出消费社会下媒介营造的奇观社会对乡村习俗观念演变的影响,提出如何在万物互联的新媒体时代借助媒介之力复兴、重建甚至改变这一演进路径,打破符号建构的媒介景观,还以乡土文化本真面目,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乡土文化基础。

【关键词】媒介奇观;乡土文化变迁;传统习俗;演变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基于乡土根脉的乡土社会分崩离析,城乡二元分离现状众目共睹。横冲直撞的现代性的断裂和席卷而来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无疑让这一鸿沟愈演愈烈,鲍德里亚曾提出,媒体建构的真实比真实本身还要真实。置身于仿像社会,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成为了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位于社会发展洪流中的广大农村,不管是政治、经济政策的下发普及还是文化、教育资源的配置,都是相对滞后的。诚然,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传播权利的科层制度,让昔日位居神坛的传播权走下高台,让昔日民众触摸不到的传声筒发出乡音。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赋权和传者去权的新局面俨然成为乡土社会信息传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不得不提的是,今日的媒介不只是传声筒、信息源,更是奇观的建构者、景观的布局者、符号的传播者、信息茧房的编织者。今天的乡土社会变迁甚至分崩离析与媒介技术发展息息相关。

一、乡土文化变迁状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的根基是农本立国^[1]。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乡土性的。几千年来,扎根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禁锢于传统儒家思想,子子辈辈无穷尽也。但随着近代社会国门打开,西学东渐日盛,外域思想流入,国人开始开眼开世界,很多知识分子抖动黄土裹挟的大褂,缝隙间看到了乡土之外的新世界。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中国农村是“差序格局”式的组织模式,他们紧紧围绕自己的家乡宗族开展活动,圈子仅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正是得益于这种血缘、地缘凝结的乡土情节,乡土文化得以传承保留。以至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而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整个乡土

社会才开始出现乡一土一人分离的景象。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2]而真正让中国乡土文化开始剧烈变迁是从城市化进程导致城乡二元体缝隙不断扩大开始,随着城市规模化扩建,农民工纷纷离乡到城、转农为工。媒介编制的一个又一个奇观让城市的霓虹遍地传遍农村,媒介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舞台让农民欢欣鼓舞,要么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置,要么为了追赶时髦、紧跟时代步伐,农民工纷纷选择离土离乡,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和空壳化愈演愈烈。

二、媒介奇观对乡土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拟态环境消解传统观念,市场理念取代乡土观念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在人与社会现实之间插入的一个信息环境。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将拟态环境当做现实环境。在新媒体环境下,拟态环境的形成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它的封闭、扭曲及其他变形可能并没有减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增加。^[3]在传统乡土文化变迁中,拟态环境营造的超真实、仿像和奇观如同悬浮在农村上空的阴霾,让自认为传统落后的农村群体为之向往,纷纷选择背井离乡、漂泊在外。此外,在媒介信息铺天盖地般席卷农村时,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开始解体,如逢年过节的隆重仪式,婚礼丧葬的复杂程序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观念在慢慢消解。

传统的中国古代农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人情、关系、面子仍是维系乡土情节的凝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世俗观念遍布农村。然而,媒介编制的一个又一个奇观打破了这份沉寂已久的宁静平和,市场经济的春风吹到了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

哪怕是偏远的西北边陲，农民也深受媒介的影响，久而久之，市场理念开始取代乡土观念。例如改革开放后席卷而来的“下海经商”、城市规模化建筑引起的“淘金热”等。让沉睡中的乡土世界一阵喧嚣，大多数农村青年选择离土又离乡，无形中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

（二）媒介奇观善诱传统观念，现代理念颠覆道德观念

媒介奇观是由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拉提出的，具体是指：“能够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凯尔拉将“媒体奇观”的焦点从事件真实性转移向了媒体报道所形成的爆炸效果。^[4]显然如今的媒介奇观早已不是凯尔拉所说的媒体制造的豪华场面，但作为后起之秀的抖音奇观、快手奇观，对于乡土文化的变迁来说明显是一剂猛药。媒体营造的一个个奇装异容、俊男靓女让久处农村的青年男女竞相奔赴，各种达人秀、名人角、相亲台让他们怦然心动，反观农村的荒凉贫瘠，让他们更加坚定了离开故土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传统农村深受几千年农耕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道德观念根深叶茂。法理秩序、人伦道德、宗族家长制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表现在丧葬、嫁娶、祭祀等重大活动中尤其明显，甚至于现在的西北农村，老一辈家庭中仍然存在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传统。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很多新时代的理念慢慢渗入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乡土社会强行嵌入快车道，伴随而来的传统道德观念的解体，如婚姻自己作主、祭祀简单排场等，都是现代理念颠覆传统道德观念的典型表现。

（三）霸权传播抑制乡土观念，时代潮流淡化传统习俗

技术发展引发媒介革命，为社会连接提供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在社会构造、社会赋能、信息结构、传播格局等多方面产生影响。^[5]在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大众传播被赋予国家权利的帽子，尤其是以《新闻联播》、新华社等为代表的官媒发布的信息，给人们一种神圣的权威感。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大众传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不但能影响受众想什么，也能影响受众怎样想。媒介与生俱来的这种霸权传播在传播现代化思想和城市观念方面异常明显。在媒体的有色眼镜下，城市给人一副环境优雅、节奏至上的面容；相反，传统的农村社会则是愚弱贫穷、破败不堪的残像。媒体广告铺天盖地般席卷农村，时代潮流不断淡化传统习俗。相比于传统的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如今的年轻人更喜欢情人节、圣诞节等一些西洋节日。潮流鞋服、名牌包包、高档化妆品在媒体的呈现下，对

于传统的农村来说不再陌生。穿梭在农村的大道小路，随处可见五彩缤纷的广告贴语，在电子媒介、三微一抖的加持下，昔日保守传统的农村妇女开始着装打扮、浓妆艳抹。一边是媒体报道下城市灯火通明的诱惑，一边是现实中尘土飞扬的落后农村，更加坚定了她们离开的信心。

（四）娱乐至死解构乡土文化，符号建构改变生活观念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介让人们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告诫世人要警惕娱乐至死。但在乡土文化变迁中，田园牧歌式的农村渐行渐远，这背后少不了媒体娱乐元素的加餐。在广大的农村，小到牙牙学语的孩童，大到垂暮之年的老者，人均持有智能手机，游戏视频好不快活，抖音快手拍手称其。放眼望去，逢年过节，乡村社会明显减少了走亲访友的频率，减少了走街串巷的旧俗，减少了家长里短的闲聊，增加了不善交流的宅男宅女，增加了不问世事的低头一族，增加了沉浸在虚拟社会的网络群体。长此以往，人情世故在电子媒介中淡化褪色，三亲六戚在娱乐至死中离席退场。鲍德里亚曾提出，在消费社会，人们购买商品不是因为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的价值更昂贵。正如德波所说：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媒体奇观营造的一个又一个形象符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观念，以往处于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村在媒介的催化发酵下开始苏醒，快节奏、高消费、有车房成了他们奋起直追的动力，拿农村婚恋来说，女方要求早已不是能过日子缝纫机，能见世面上海表，而是房子车子高富帅，三金一钻白富美。

三、新媒介与乡土文化的创新与复兴

（一）媒介人性化发展，弥合数字鸿沟

莱文森在《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中提出：“媒介进化表现出的是越来越符合人类需求和便于人类使用其进行信息交流的倾向。”根据莱文森的观点，媒介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在乡土文化变迁中，人性化发展的媒介可以有效缓解乡土文化认同焦虑，弥合数字鸿沟，填补信息沟，完善技术沟。在媒介技术迭代升级过程中，要注入“适老”化思维，从产品研发到投入使用，更多考虑网络移民和网络难民的感受。尤其在文化反哺方面，广大农村青年要尽快将中老年群体拉入信息发展的快车道，力所能及教会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政府部门更应该承担责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普及硬件软件。在有条件的乡村建设超市、娱乐场、游乐园等，让守土耕田的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媒介技术带来的愉悦，做到暂时性离土离地，而不是背井离乡。此外，媒体要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留

乡土文化遗产，缓和乡土危机。

（二）建设新媒介图层，缓解文化焦虑

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乡村文化的复苏，而其最重者在于农民的精神重建。党的二十代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见建设媒介内容，缓解文化认同焦虑亟待落实。媒体要利用已有的优势，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图谱，呼吁广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创业达人将眼光转向广袤的农村大地。如郭建斌教授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民族志调查研究，将视角转向西南少数民族，让很多隐蔽的传统村落呈现在学者面前。此外，一些网红达人也纷纷借助新媒体平台助力家乡脱贫致富，如爆红网络的丁真，有效利用互联网的辐射效应，成为理塘县旅游宣传大使，着实为理塘县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事实上，媒介构建的新图层可以最大程度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不管是华农兄弟创作的正能量短视频还是李子柒拍摄的田园牧歌式的中国乡村，都让人们为之向往，尤其是对于久处繁华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

（三）破媒介奇观表征，形塑集体记忆

网络的飞速发展，极大扩展了意识形态的运作空间。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编制的广告奇观、符号景观竞相堆积，媒介奇观大都带着华丽的表征，不管是真人秀还是舞台展，从消费景观的创设到符号奇观的建构，媒介的操作云里雾里。可见要减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和现代性的焦虑，破除媒介奇观势在必行。尤其是身处新媒体时代的用户，应该将视角推向更深处、更偏远的乡村，解密更多的乡村密码，而不是一味制造焦虑，散播关于农村的负面信息。

英尼斯提出偏倚时间的媒介具有永久性记忆，媒介记忆是人类记忆的核心。大数据时代，遗忘成为例外，而记忆成为常态。在重建乡土文化过程中，媒介可以纪实记录乡土风貌，源于传统乡土的记忆将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哪怕是远离故土多年的人，在看到家乡的点点滴滴时有说不完的言语道不尽的情。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他乡遇旧知，乡音难改的传统，而这也是乡土文化纯真独特的调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不少传统村落一去不返，幸得益于媒介的记忆，这份传统、这份记忆得以保留，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四）树立核心价值观，重建乡土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即使媒介裹挟的奇观景象席卷农村、即使乡土文化近乎断裂、即使知识分子眼中充满了乡土文化认同焦虑，但形散

而神聚，表散而内合，媒介作为传声筒，作为连心桥，一定要树立核心价值观，让近乎断裂的乡愁重新聚合，让急剧变迁的乡土文化暂缓脚步，让逝去的乡土世界记忆保存，让乡土人体重新凝聚，让散落的乡土文明重新聚合。

完善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体系，重建乡土文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媒介不可或缺，在议程设置中、在舆论引导中、在社会动员中、在精神共同体的建设中，对于乡土文明价值观的形塑，媒体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四、结语

诚然，乡土文化变迁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元合力的作用，将其归结于媒介，难免有失偏颇。但不得不提的是，在近现代乡土文化演变过程中，媒介确实形影不离。在价值观念、习俗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媒介奇观营造的表象加速了这一变迁速度。党的二十代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站在百年交汇的历史节点上，复兴、重建乡土文化亟待落实，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中国农村不应该成为过去式，不应该让时代发展的巨轮丢弃，解决三农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因此，媒介作为活跃在乡村与城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瞭望塔，要发挥探照灯的作用，在核心价值的凝聚上，在数字鸿沟的消弭上，在媒介素养的提高上，在媒介内容的建设上，在媒介奇观的打破上，在符号建构的规划上，在人性化发展的道路上，在乡土文化焦虑的缓解上，在乡村文明的振兴上，发挥其应尽的责任。将人情、关系、面子维系的熟人社会拉回现状，将血缘、地缘、亲缘重拾，给乡土认同植入时代元素，给乡愁断裂添加凝胶，给乡土文明送去福音。

参考文献：

- [1]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2018.34(10)
- [2] 陆益龙. 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J]. 人文杂志,2016(11):106-114.
- [3] 彭兰. 新媒体时代拟态环境建构的变化及其影响[J]. 中国编辑,2022(12):4-9.
- [4] 全会.“媒介事件”与“媒体奇观”的概念之辨与理论嬗变[J]. 青年记者,2022(20):39-41.
- [5] 喻国明. 新媒体范式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构建——兼论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着眼点与着手处[J]. 现代出版,2021(4):5-8.

作者简介：孙赞飞（1995-），男，汉族，硕士在读，甘肃通渭，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